变形记

张蔚欣

每一天都没有止境，如果不想一些关于诅咒、阴死鬼或某某的艳丽情事，每一天都没有止境。那时豫二十岁，沉迷神秘事物，听见走廊响动就幻想外星人降临，看到河床上的窟窿以为巨人曾在那里躺卧。她想起二十岁时的那场雨，已经分不清真实中混杂了多少虚构。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场雨。

如今豫三十岁，在法培中心做老师。封控期间，线上开课，婴孩啼哭似不稳定的网络，时断时续的电流麦在人心里摩擦出火气。无意识的句子从嘴里掉落，豫回过神来，惊讶课程仍在继续。有个电影说科技把人和工作记忆分离，她自动习得了这种技能。她习惯示弱的语句，说什么都要加一句好不好。du gateau是蛋糕好不好，du gateau au yaourt是酸奶蛋糕好不好。待会儿我停下来，大家把需要的信息抄下来好不好。像被乱码侵入的电子文档。豫想起自己的老师，老师缓缓走进教室，目光扫过谁的额头，谁就被烫到。同学胡言乱语，争相说出厉害话语，吸引老师赞美。老师不像她，老师胜券在握，老师是月亮。月亮被一千根乌羽遮住，一千根乌羽也被照见。

那时豫狂热迷恋老师，经人介绍到老师门下读书。豫生性内向，像一抹潮湿气氛，隐在梅雨季节，无人留意。老师看到她，鼓励写作。豫说起母亲离世，老师好像母亲。老师领她读《安提戈涅》，读《美狄亚》，研究自我和本我，忧郁与哀悼。四月里泡桐树开粉色的花，从围墙外簇拥进来。老师站在台阶上，声音化作几簇萤火，蜜蜂般在她们的头脑里授精。老师赞豫的句子独特，像弹珠，表面光滑实际难以消化。豫陶醉于老师话语，头一次没有因自满而感到害臊。豫写下新故事，关于老师艳丽情事，身体摩擦，目光滴出蜜糖。她想象老师含蜜眼神看她，身体郁热，苦渴植物望向老师。

老师是所有人的老师。老师看向别人，频繁读新来女孩的小说。老师说那些字句生锈，吐字时很涩，很疼。话语排布一如赞美她的语句。豫想起当时嫉妒情绪，暗火仍旧翻涌。老师仿佛对她的嫉妒负有责任。她开始承认轻佻，不承认爱。她说对老师的在意超出真实情感。豫枯坐在电脑前，无法信任写下的句子。老师轻微批评也要反复咀嚼。咀嚼生恨，撒在爱之水中，咸到发苦。豫一夜一夜从床上起来，呼吸烧人，嘴唇四围长出疱疹，如同雨后木板上的霉菌。豫梦见老师。老师发亮眼神看向暗处，露出轻蔑姿态。豫伸手去推，拒绝那个画面，自己反摔倒在地。一月之中，她数次跌落，气管里积攒呜咽，呛得人直流泪。最后一个梦里，原子笔插进气管。她睁开眼，手中是一朵折断的玫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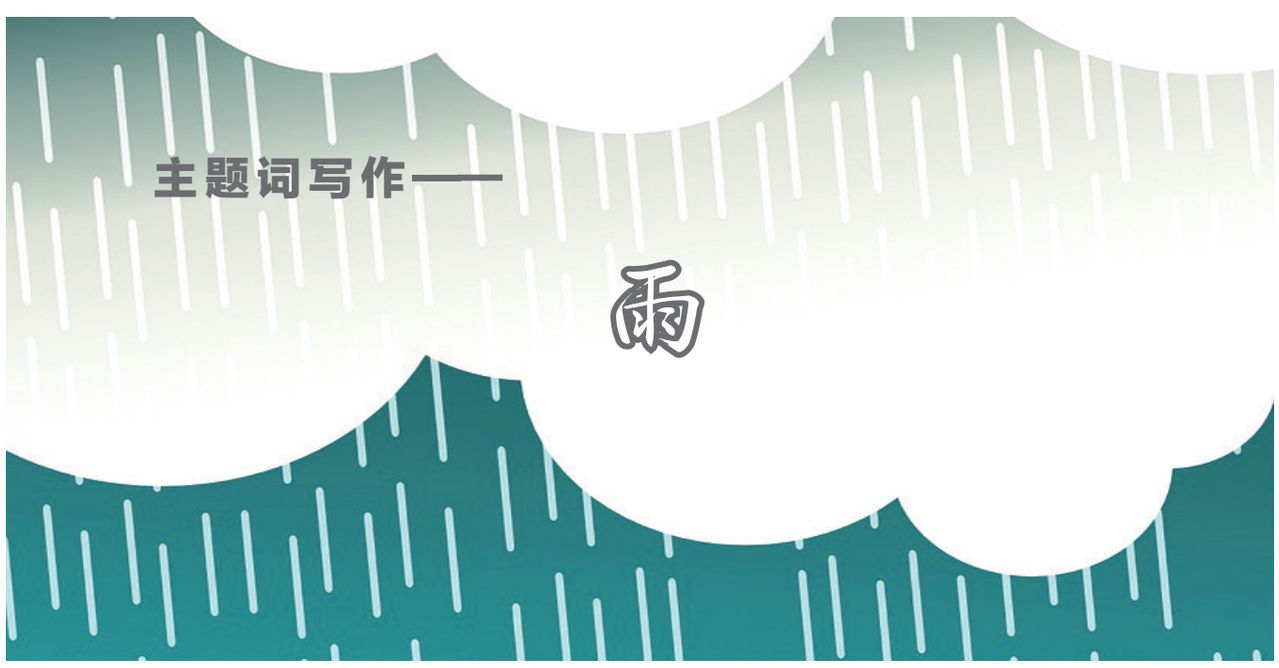
浓阴恶雨将人困在屋檐下。豫蹲在地铁口避歇。这一幕在记忆里发生了三次。她带着第一种记忆到同一场雨中，又去到第三场雨。高密度的雨，被雨隔断的去路，千禧年后的第二十年，新世界大厦的顶端飘着一朵乌云。黄绿灯变幻不定，电线杆割裂广告牌，霓虹滴落宝石水珠，璀璨酒店在阴湿角落，朦胧店牌挂在上头，无人问津。烧烤摊雾气缭绕，猪油香气混杂雨水新鲜气息。老师撑一把伞，足以抵挡无序的雨。雨的英文是rain，广泛的雨。老师说我们眼前的这场叫drizzle，细雨蒙蒙。打伞过于郑重，不打伞又毛茸茸平白惹上愁绪。雨脚急促，老师步态悠闲。豫没有伞，雨滴似蛋液粘烧皮肤。她生了病，雨对她过于沉重，雨把她敲得粉碎。豫跌宕进雨里，向老师走去。水汽蒸腾，奇怪回忆起这一幕，她看到一条金色长角鲤鱼在匆匆行人脚步间游走。那时她全无在意。光照亮高处，下面昏昏沉沉。雨丝锐利，银线一般，割裂或缝补世界。破碎世界经由雨水显现。

在这场雨后，豫在社交媒体发布老师情事，诅咒老师罹患三种疾病。三月后诅咒应验，老师病入肺腑，皮肤长出舌头。蠕动舌头散发熟烂气息正如思想。老师说只有思想才享有强有力的生活。豫呼吸紊乱，在臆想文字里自渎，额头冒出大颗汗珠。老师目光交替凝视喉咙和嘴唇。老师没有了伞，老师在雨中，手指汗津津。老师说出渴求又胁迫的话语，要求豫玩剪刀石头布。雨落进嘴里，缠绕舌头。豫说不出拒绝话语。老师说，输掉的人挨一记耳光。豫轻抚老师，老师用力打她。豫被激出火气，响亮耳光此起彼伏。好听，好听，老师发出欢快笑声。爱意升腾，身体碰撞唤醒种种记忆，她们正在退化。在古老自然里，凭借树叶响动辨认绿蟒，追捕猎物依靠星象指点方向。城市围栏正在倒塌。

豫沉湎于多到溢出的幻象。商场立体屏幕在落雨，光影圈出一小片海。漫天黑云，创世之雨。人化身为鲸，鲸为舟。舟上空无一人。她痴情看去，黑夜粼粼，转头时老师已经消失，只留面颊红肿。父亲打耳光。父亲说，你的人生不会好了。这段记忆里老师和她没有交集。豫三次考研失败，在街上无所事事，跟着黑毛狗到处乱窜。黑毛狗在车站，在垃圾桶，在电线杆下尿尿，有时大便。大便最平等。不吃蔬菜就会便秘，母亲走之前说过。豫窜进超市，一天之中她三次进入超市，对柜台的一切熟识，却无购买的欲望。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冰柜里的冻鱼，失去电力，不多时就要发出恶臭。想象之力正在瓦解。她在模糊的灰色光亮里，水流汹涌，直往脚底冲。新月上方出现黑斑，一月之内多雨。豫看了一个月的雨，视网膜留下银色空洞。她追随那片银光，茫然在雨中乱窜。她虚构出老师，为怪异举动编造动因。被雨肢解的老师，头在腰上，脖子长出手。那手还会帮她擦眼泪。老师的眼珠蓝蔼蔼，望向辽阔之地。雨一望无际，雨顺着面颊和脖子流淌。她想离开这场雨，却动弹不得。狩猎女神设下诅咒，所有船只无法前行。她困在自创的故事里，故事总有一场恰逢其时的雨。

雨从窗外漏进来，淋在桌上的优惠券、水电账单和小说草稿上。豫背朝上躺，缓解腰痛。新闻播报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，无尾熊吃尤佳利叶，醉醺醺在火中迷朦死去。豫觉得自己像一只无尾熊。研究生毕业后豫做了老师，她的小说停在那场雨中。豫想起老师离开学校，想起她在网络上发布关于老师的情事。两件事暗示的逻辑过于顺畅，生活却混沌一团。她被顺畅的道路困住，老师代替她成为了出走的人。如今她觉得这是诅咒的反噬。豫在噪音里疲惫睡去，梦见光像金色鱼鳞，落在雨后潮湿窗台。老师来看她，老师一直在这里。豫追随地上水痕，黄色风衣摊在沙发，吃透了雨，像一个垂头丧气的人。豫不敢开火，不用锋利的东西。翻动书页也小心翼翼，害怕伤害老师灵魂。雨后水汽点染出老师虚影，老师手持弓箭，身穿兽皮做的及膝罩裙，牝鹿陪伴左右。豫陪伴老师。

最后的记忆没有雨，只是潮湿和敲打。这段记忆里豫没有写作，也没有去学校。她在饭馆学厨，在狭窄的过道来回穿梭，和大厨肉山一样的身体擦过。他们用豫讲黄色笑料，豫愤怒隐忍。她的隐忍使他们快乐。终于有一天，豫说出肮脏话语，这反倒使她和他们成为真正的同事。豫变得粗糙有力，独自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，她变得好像老师。她梦见一场雨。在生鲜超市，鱼吐泡泡，说出预言。豫没有听懂。红色脸盆插着氧气泵，豫买下那条鱼，答谢避雨恩情。老板杀鱼手段利落，挖掉内脏塞进深色纸袋。可怕走出几步鱼还在跳动。豫脸色发青走进雨幕。鱼似细雨落下。豫的嘴巴变宽，四肢萎缩到鱼鳍大小。她开始憎恨空气，渴望雨水。豫纵身一跳，像一弯新月落进水坑。变形一旦开始，记忆倒错，消退。现在，她是一条鱼，在匆匆行人脚步间游走。



雨天（外一首）

张端端

想象雨打落只身的弧度
奔赴的决绝，在平面溅起短小的涟漪
看向它，短暂而奔波的一生
绵密的雨接连发生它们的宿命

被困在这样的雨天，注视雨
注视于自我的渺小，不断书写
和进入的难，是雨水让给世界
一处折中的沉思课

我仰躺在车内，倾斜的雨
在平衡自己，像无数的我们
在大大小小的斜坡度量
自身的重力

雨　夜

从雨夜圈出适量的
边缘感。你离我太远
远到掂轻梦里，你的所有物
绵密的细雨，瘦弱到每根神经
都在试探爱到克制的疲乏
只有夜能摸到你紧咬的唇
墙面，薄薄的影渗出冷汗
离天亮还很久
整夜我就睡在你梦外
雨水的漩涡之中

放　生

梁静雯

下雨了。我的哥哥默默穿起雨衣套上雨靴准备出门。在他套右脚的靴子时，父亲停下了磨斧头的动作，看了哥哥一眼。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，描写这个眼神太困难了，它晦暗、漫长、黏稠，像是从时间深处投射出的一道长长的影子，覆盖了哥哥瘦小的身躯。也许就是这许许多多、重重叠叠的影子太过沉重，哥哥才被压得如此矮小瘦弱。可哥哥没有在影子中犹豫，他又套上了左脚的靴子。

父亲注视着哥哥整理好衣服，注视着他费力地抱着那捆和他一样高的油纸布，注视着他一如既往地开门离去，穿着大出他好几个尺码的靴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上山的台阶上。父亲应当说些什么。可他没有。

父亲应当说些什么，我知道他其实有很多话想说。他一个人种树、一个人砍树、一个人拉车、一个人制材……父亲是极其能干的人，是村里面最好的木匠，在这个靠种树为生的村子里，每个男人都希望或被希望成为父亲这样魁梧聪明的男人。哥哥也不例外，我的父亲是多么希望哥哥在某一天也能站在他身边，跟他做一些哪怕最轻最小的活儿。可哥哥没有。我哥哥仿佛一出生就在和父亲作对，他瘦弱、孤僻、容易生病，我经常能听到他一个人在夜里咳咳咳地咳嗽不停。哥哥也没有继承父亲任何木工的天分，他只喜欢独自一人，一个人看书或者一个人发呆。我的哥哥注定无法长成父亲那般魁梧的模样，他安安静静的样子像是一丛有毒的蘑菇，柔弱、矮小，让人难以接近。他始终活在阴暗的角落，活在父亲高大的影子中。

“一点男人样也没有！”母亲总是在父亲对哥哥发火时想尽办法拦住他，让他看看用得好好的板凳，看看推木材的小车，看看厨房里的碗筷摆放整齐了没有。可在哥哥八岁之后，母亲也渐渐有心无力起来，因为哥哥选的树太奇怪了——村子里的孩子都会在后山选一棵树，从这棵树苗开始，孩子们要学着培土、浇水，做简单的木工活儿。等孩子们成年了，他们会砍倒这棵树，这将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块木材，从此开始，他们将成为像自己祖辈一样的木工，或者木工的女人。父亲应当仔细地告知过哥哥枫木、梨木、松木的区别和作用，他应当在此之前一遍又一遍地带过哥哥上山，带他看各种树长什么样的叶子，有什么样的根，为什么结果子，为什么不结果子……在我选树之前父亲就是这样教我的。我拿着本子歪歪扭扭记下父亲的每一条结论，父亲每说一句话我就用力地点点头。

可哥哥再一次让父亲失望了。哥哥选了一棵奇怪的树，一棵根部裸露在外面、又矮又丑的枯树。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，但我相信父亲一定对哥哥百般劝解和阻挠，这样一棵树能干什么呢？什么样的人才会选这样的树呢？父亲一定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些问题。事实上父亲也不止一次地被问过：你儿子，选的是什么树？你儿子的树，长得怎么样？然后是最具杀伤力的：你儿子，怎么样了？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父亲脸上的肌肉就会突然僵硬，他的五官像是走散了一样，拼不出完整的表情。这时我就会乖巧地从厨房端出刚沏的热茶，默默给大家倒好。父亲的五官在看到我时才重新归位：“他妹妹很好，我们雯雯选的是铁杉，跟我当年选的一样。”我听到后依然一言不发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倒水的动作。小小的罪恶感在我心里伸出了手脚，但更多的骄傲和满意按下了它们。

哥哥彻底成为了父亲的痛处，在选完怪树之后。哥哥的树和他一样矮小、瘦弱，所以那棵树难以抵挡任何的风雨。每当风像哨子一样在窗外吹得呼呼直响，或者雨水噼噼啪啪像小石子一样砸窗玻璃的时候，我矮小的哥哥就会主动从阁楼上下来，穿戴好父亲的雨衣雨靴，拿着油纸布（有时候还有固定树干用的木棍和绳子）去看他的树。他会费劲地把油纸布展开，一层层盖在他的树上，会把树坑里多余的水分排走，再想办法固定好本就歪斜的树干。哥哥做得很努力，很用心，但再努力再用心也救不回一棵枯死的树——这么多年哥哥的树从未长出过任何的叶子或者新枝。

也许是某种巧合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我瘦弱多病的哥哥在选定那棵枯树之后，和它一样不再长高。我的父母曾带他看过许多医生，试过各种药和偏方，都没有用。我的哥哥和他的树一起，拒绝了这片土地带给他们的营养。不，不止是土地，哥哥拒绝的应当更多。我的哥哥首先拒绝了母亲的鸡蛋和牛奶，然后他不再出现在木匠课上，最后他躲进了那间充满霉味的阁楼，那里面是我疯掉的曾爷爷留下的旧物——几件烂衣服和很多很多旧书。我曾经偷偷地上去看过，哥哥的阁楼比我想象的还要乱，床上、地板上和他用来当桌子的板凳上全都是散落的书和手稿，我拿起手边的一本书：“树上的，男爵……”我期期艾艾地念了出来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哥哥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。

“我，我……我没做什么，我一不小心……不，不是，是妈妈叫我来的……”

“柯西莫男爵最终升入了天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手里拿的那本。”

我那时不知道卡尔维诺，并且直到现在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能一直生活在树上，为什么有人如此执着于某种姿态，哪怕一生忍受深入骨髓的孤独。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滋味？柯西莫男爵真的升入天空了吗？可我当时没有多想，我害怕哥哥怪罪我潜入他的阁楼，于是假装失足从阁楼上摔了下来。父亲和母亲当然站在我这边，他们指责哥哥，从哥哥说到他的树，又从树说回到哥哥，说他不懂礼法、不近人情、不知进退……父亲和母亲的声调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直到他们说尽了所有的话，哥哥也没有任何回应。父母的声音倒了下去，而哥哥的沉默依然在着。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哥哥的沉默是如此有力、深刻且庞大。哥哥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或者更早，拒绝了和我们的交流。他的沉默变本加厉，在他和我们之间筑起一道道坚固的围墙。

可我们竟从未想过越过这道围墙。比起越过去，我更愿意恨，我恨我的哥哥，是他让我们家渐渐生出一道看不见的伤口，让我们承受本不该有的那许许多多、重重叠叠的目光。我的父亲应当更恨，他磨斧头的动作上下翻飞，因为哥哥的十八岁终于来了，他终于要上山砍掉那棵十年前就枯死的树了。雨越下越大，风也越刮越紧。我的父亲停下了磨斧头的动作，注视着哥哥上山的背影，父亲应当有很多话想说，他应当说这一天终于到了，说你要用力一些，说你要拿出一点男人的样子……

可父亲一句话都没说。

我和父亲跟在哥哥后面上了山，我们走到的时候，哥哥和他的树已经被村民们的窃窃私语围住。父亲穿过人群走到哥哥身边，把他特意磨好的斧头递给哥哥。哥哥接过了斧头。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窃窃私语声安静下去。这一刻终于要来了！

哥哥抡起了斧头。可他并没有砍向他的树——哥哥在抡起斧头的时候没有站稳，斧头从他手中掉了下来。哥哥竟然拿不动那把斧头！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而哥哥则再也控制不住，他跪在他的树面前，嚎啕大哭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再次记起那个雨天，还是会泪流满面。我恨我的哥哥，恨他的瘦弱，恨他的沉默，恨他的无可奈何，恨他的无能为力，但在恨的同时心底也会生出痛来。其实哥哥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可他却不得不比我们更长久、更彻底地承受着种种晦暗、黏稠与漫长。

幸好这不是故事的结局。

故事的结局应当是：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傍晚，哥哥并没有砍倒那棵树，他的树在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后长出了一丛丛白色的绒毛。它们一团团、一簇簇地簇拥在一起，仿佛一棵巨大的蒲公英。一阵风经过，我的哥哥仿佛乘着那些白色的绒毛，升入了天空。